



燈下錄

——談魯迅、現代文學及其他

張鐵榮 著

下
社

卷之三

三



张铁荣 著

灯下录



——谈鲁迅、现代文学及其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下录：谈鲁迅、现代文学及其他 / 张铁荣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01-08692-7

I. ①灯… II. ①张… III. ①鲁迅研究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10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152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序　　言

将这本小书命名为《灯下录》，原因有二。

首先，收录此书中的文章都是在灯下写成的。因为白天在讲课之余就是乱翻书或接待学生和朋友，帮助他们看一些文章、做些杂事；因为我的性格总是有些柔弱，也就是不好意思，大凡学生来找，我总觉得自有他们的道理，也许是对方考虑许久的决定，故他们来谈思想谈读书的也不少，这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对此我当然是无怨无悔。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几位教师总是在夜里11点离开研究室，在校园里散步半个小时才回到家中。从研究室回到家里的书房，我觉得夜晚的感觉真好。室内一片灯火，屋外万籁俱静，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凌晨的星星，下雨时的子夜也是别有一番风景。世人皆睡，而我独醒。灯下翻书，每一本书都显得古朴非凡，与白天大不相同，灯下展示着它的独特魅力与灵性。这时候，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为你一个人而存在的。我有时想古人也不过如此吧，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好的灯光设备。

其次，记得1988年刚到日本不久读到女儿写给我的第一封信，结尾处写着：“晓彤于灯下”。这个记忆一直深深感动着我，它将使我终生难忘。那是孩子在完成作业之后的又一次写作，本应睡觉的她在灯下与我笔谈，多少年来我对此总是常记于心，每每想到就涌起一种感动。所以我对于“灯下”这个词有着难忘的记忆与激情。“灯下”还代表着许多勤奋的人们，代表着明天的事业，因为这两个字距离明天最近。

这本小书还是谈鲁迅、现代文学及其他，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可以说是《敝帚录》的续集。关于收录的文章，需要说明的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谈鲁迅”中的几篇文章。其中《鲁迅杂文中的两个关键词》，是专为参加2013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鲁迅研究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鲁迅小说中的辛亥革命叙事》，是为南开大学举行的“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准备的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刘家鸣教授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后又根据刘先生

意见进行了修改，发表于当年的《鲁迅研究月刊》上；《鲁迅与周作人女性观之比较》，是在台湾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学者大会上的报告稿；其他的都是平时写的小文章。由于文章均单独发表过，现集于一处，个别地方难免重复。

其次，关于“谈现代文学”的一组文章，都是平时的积累。《张爱玲和她的小团圆》是应《天津日报》主编编辑罗文华兄之约写成的；《关于“浅草—沉钟社”的作品》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浅草——沉钟社”作品选》写的前言；《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是应方竹女士之约写的文章，当时自己比较忙，只是列了一个提纲，由我的研究生张阳君写了初稿，后经我再次重写改定完成的，也开了与研究生合作文章的先例，这篇文章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孙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是为纪念孙犁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所写的文章，此文还获得了优秀论文奖。在这一组文章中，我比较欣赏的是《现代文学教学杂感》，这是我多年来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总结，用语录体写成，每当新学期给将要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生们读一下，大家居然很是欢迎。

第三，“读书偶得”一组均为我写的书评和序言。虽有一些过誉之词，但态度是很认真的。为了完成这些文章我对文本的阅读不敢有丝毫的马虎，所以我很是感谢这些师友，没有他们的作品哪里有我的这些小文章呢？

最后，是“怀人篇”的几篇文章。这里有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 110 周年的小文，还有追忆周海婴先生、周丰一先生、来新夏先生和我的中学老师，以及韩国的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们的旧作。我把这些作文收录于此是为了自勉自励，希望自己记住这些人，向他们学习并不断有所进步。

我的自我感觉一贯不是很好，因为自己虽然很努力但天资并不是很聪明，文章的题目与论述也总是平平，不那么吸引人。其中少了大成兄的豪放，也没有老陶的那种深邃。自己也知道这是我的毛病，由于思想总是在一种饥渴中且长期受学院派约束与浸染，我很想跳出来，但因教书时间太长改换风格也很难，好在是以平常心作平实之学问，直来直去有一说一是我的一贯作风，所以就坦荡为之由它去了。

我首先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是因为我时常记着“灯下”二字。每当看到这两个字，就即刻想到女儿写给我的那封信，想到许许多多的往事。现在她在国外打拼，事业初成还不忘常去图书馆，对此我甚感欣慰。

我还要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尤其是刘家鸣教授，他的勉励和以身作则一直是我的榜样；周大成兄有持久的创作热情，常常把新的诗词发送过来，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刘运峰兄更是勤奋有加笔耕临池不辍，从不浪费时间；老友陶慕宁教授时常谈及一些古代的经典话题，使我做任何事情都增加了矜持，提前准备而不敢轻易而为。正是因为这些师友们的温情，使得我总有一种前行的动力，是他们促使着我奋发向上。

此外“灯下”二字，也是我向大家解释凌晨两三点睡觉早上八九点钟起床的一个借口，以此来证明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

从此以后我将改变自己，早睡早起是大家所期望于我的。

是为序。

作者谨识

2014年初夏，于南开大学文科楼研究室

目 录

谈鲁迅 / 1

- 鲁迅小说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 3
- 鲁迅对新文学贡献刍议 / 16
- 应重视鲁迅的小说史研究 / 26
- 鲁迅杂文中的两个关键词 / 29
- 鲁迅与周作人女性观之比较 / 41
- 关于《野草·求乞者》的通信 / 69

说现代文学 / 71

- 现代文学教学杂感 / 73
- 读一点通俗文学 / 80
- 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 / 84
- 张爱玲和她的《小团圆》 / 96
- 邓颖超早年诗文简论 / 100
- 孙犁创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分析 / 110
- 关于“浅草—沉钟社”的作品 / 115
- 再谈周作人与罗念生的往事 / 125
- 我所收藏的“周作人” / 127

读书偶得 / 131

- 读《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 / 133
- 《鲁迅小说史学研究》读后 / 144
- 《鲁迅著作考辨》读后 / 147

《籍海探珍》读后 / 150
《书边语丝》读后 / 152
《周作人平议》增订本序言 / 155
《三闲辑语》序 / 159
《教育 教学 教研》序 / 165
《旧文旧史旧版本》序 / 168
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 174
周大成诗词再读记 / 178
《菊艺琐谭》读后 / 186
令人尴尬的对外汉语教材 / 192
写在《书林徜徉录》前面 / 194
怀人篇 / 197
旧日记中的李霁野先生 / 199
怀念海婴先生 / 203
追忆丰一先生 / 206
我眼中的来新夏先生 / 209
记我的中学老师们 / 213
韩国乘车奇遇记 / 217
后记 / 221

谈鲁迅



鲁迅小说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本文主要以鲁迅的小说为参照物,分析鲁迅眼中的辛亥革命,解析他对于这场革命的形象言说和历史经验的经典之总结。全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他看到了革命后社会的上层依然腐败,因为一切都是依旧的;其次,是由于“家变”的缘故,使得他还注意到社会的下层,认为一般的贫民生活并没有因为这次革命而有任何改变;最后,论述了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思想者的情感挣扎历程,鲁迅肩负了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重担,为全民族摆脱奴隶的地位而呼喊奋斗。论者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小说追寻鲁迅在上下依旧的社会现实中的上下求索历程,最终解释一个满怀激情的鲁迅,为什么会对于辛亥革命由热变冷;并由此推论,鲁迅承载着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历史重担之缘由,作者认为,所有这些是可以通过小说分析进行解释的。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重读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鲁迅小说主要描写的,几乎都是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在中国的社会现实。辛亥革命曾给鲁迅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他再三地支持和肯定这场革命,认为中国男人从此剪掉了辫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颂扬辛亥的英雄们,时常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秋瑾、徐锡麟;他认为孙中山是非常了不起的革命家,一生都在革命。但是不久鲁迅就开始了反思,因为许多现实的反差,使他感觉到无比的失望。他的小说就是对这种反思与失望的形象倾诉,是他文学化的辛亥观。

鲁迅是以启蒙主义和“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宗旨,进行小说创作的。他用自己犀利的笔,刻画上层社会的堕落,描写下层社会的不幸,为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这是他改造国民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自觉背上了沉重的担子,这是需要不断呐喊、挣扎、并为之献身,而又不能立刻收效的工作;是一个民族需要几代人生生不息、为之奋斗躬行的事业;是一个至今也无法完成、并且是时进时退、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庄严前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行。鲁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像一个战士，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个前驱者，开始了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总结鲁迅小说中关于辛亥革命的言说，对于我们认识各种的革命和改革，认识过去和将来的中国，理解一个伟大心灵的思索，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辛亥革命以后，皇帝下了台不再坐龙庭了，百姓剪了辫子，国号变成了“中华民国”，一切都好像是新的了。鲁迅在兴奋之余便从表面的“满眼是白旗”中，看到了“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①现状。他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我们经常说此时的鲁迅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日本的留学生生活使他知道所谓国家是怎么回事，官员的尽职与民众的觉悟应该是怎样的等等。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留日期间，正巧经历了清末革命党为变革计划起事的过程，许多的志士回国献身前的慷慨演讲，他也是在场人之一。

在绍兴他曾和学生们一起去迎接过王金发的部队，但是这些人到来之后，立即被旧势力所包围，“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②全国的大环境就更是不用说了，民国建立以后，政权被专搞阴谋诡计、擅用权术的袁世凯所篡夺，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旧式的官僚和保守人物也是很多的，安徽徐州的驻军都是清代原班人马即张勋的辫子兵。从《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在教育部工作时的那种苦闷心情。

这种压抑感体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新政治和旧人物的矛盾交叉，真的让人感到无奈。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道：“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

①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②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页。

老把总。”^①所以在鲁迅的眼中，革命以后的民国骨子里仍然是“依旧”的。因为在基层的“未庄”赵太爷的权势依旧是很大的，革命前他是那里的土皇上，地保跑来跑去地为他服务；革命后他的儿子赵秀才混进了革命党，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乡县新官僚也还是为他们这帮人服务，所以从社会地位到个人生活，这个赵太爷依旧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鲁迅为什么能够看出“旧”来呢？因为当时的东北仍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南方的战事处在胶着状态，皇室与革命派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谈，皇室派出的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此人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意图，借清朝的势力压革命党，反过来又借革命党之力压皇室；由于革命党的软弱，袁世凯要弄其惯用的权术和阴谋，经过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是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协议：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体，同时公布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等文件，民国终于得以成立，这当然是妥协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既不是皇室也不是革命党，而是袁世凯。当然至少在表面上革命党人取得了名义上的革命成功，清朝皇帝也保住了应有的体面。其最终的结果变成依旧是封建专制统治，保留了一个皇帝，同时又形成了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数个封建军阀各据一方；共同的特点依然是专治、独裁，实行旧的一套。只不过以前是一个皇帝，而现在是数不清的新军阀。

从大的形势来说，当然是人心思变，势不可挡，但是这个胜利毕竟来得太快了。平心静气地想来，当时的革命党及其学生军队和精英分子，毕竟在清政府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羽翼未丰，如果不利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军队及其国家机器是不可能迅速成功的，于是便出现了“咸与维新”的局面。到鲁迅去北京教育部赴任的时候，北京实际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它既是新的所谓“民国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皇帝的所在地；中南海成了国民政府大总统的办公地，里面住着总统，而它旁边的紫禁城里，住着还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外面用着西历，宫内



鲁迅

^①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用着农历。据溥仪的帝师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回忆：“这一现象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维持一周。然而，在中国，这种奇怪的现象却维持了十三年之久。”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民国怎么会允许一个自称皇帝的人留在首都呢？然而，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对于富有强烈改革理想的鲁迅来说，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他在讽刺与批判中进行着深层次的思考，思考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毋庸讳言，袁世凯也是清朝的旧臣，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所以说骨子里是依旧的。鲁迅对于袁世凯的警惕很早批判也是很多的，他认为不能对这些人抱希望，他们的本质就是旧的，所以“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他从辛亥革命以后就开始反思，到《阿Q正传》的写作时，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因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多次显现民国后社会和官场的矛盾与悖论，这是革命党及其先进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无可奈何之纠结。小皇帝的存在，终于为以后的张勋复辟埋下了伏笔。鲁迅通过小说形象指出国家名称虽然变了，然而实质根本没有变化，他所向往的民国绝不应该现在的这个样子。

《风波》写了乡村中的保守势力在精神上对民众的压制。那个乡绅赵七爷“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①在乡村依旧是封建的宗法统治，像赵七爷这种人是很多的，革命来了他们就将头上的辫子盘起来，革命遇到挫折他们再将辫子放下去，然后就是反攻倒算。在《阿Q正传》中，写了未庄的所谓“革命党”成立之经过，赵秀才“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②上梁不正下梁歪，从北京到乡下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当一

① 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②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起盗窃案久拖不破时，阿Q被胡里胡涂地抓进了县衙的监狱。同监的另外两个犯人“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①可见所谓新的司法，同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依旧都是冤狱。

“民国”当然是民众之国、人民的国家，但是真正的民众是不觉悟的，底层的村民根本不晓得革命，他们只是简单地知道革命就是拿掉了龙牌、剪去了辫子，因而就丧失了话语权和监督权，就是真正的参与权也不是在群众的手里。所以虽然阿Q向往革命，但是“革命”并不需要阿Q，同时这个“革命”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上层社会依然是旧的老样子，鲁迅在《兄弟》中展示给我们的是：“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②《伤逝》里的涓生在双十节的前一晚接到局秘书处的解职通知，究其原因竟是：“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③因为自己的同居女友子君得罪了“雪花膏”，该人利用和局长儿子的关系从中挑唆，所以涓生便失去了职位。可见“民国”的局长仍旧当着封建的官员，小公务员当然没有人权可言。至于教育当局聘请复古派加流氓高尔础出任女校教员^④，地方的离婚大事也还是要靠所谓的“七大人”来解决，因为他是“和知县大老爷换贴”^⑤的，这七大人的一声“呃啾”的喷嚏，也会把有理的爱姑吓得心脏“突突地乱跳”。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上层社会，面子是新的，而里子是旧的，结构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虽然袁世凯这个旧臣做了新的大总统，管理着形式上的国家，但是在当时的县、乡、镇，封建的传统和旧的习俗依然如故。鲁迅用小说的形式，将这一切表现得非常清楚。

二、“阿Q也仍然下了跪”

鲁迅曾经这样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

①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

② 鲁迅：《兄弟》，《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③ 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④ 鲁迅：《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76页。

⑤ 鲁迅：《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人’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①这是他经过许多世变历练以后的人生痛苦总结，他在家落国变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特别是下层社会的愚昧，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切。

少年时期的伙伴儿，二十年后再次见面的时候，竟称自己为“老爷”，那个天真活泼的“少年闰土”早已一去不复返，“我”的所见是“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②生活的凄苦消磨了他的童心，更不要说什么理想之类，闰土要了几样东西，其中包括“一副香炉和烛台”，后来又提出要所有草灰，据说用稻草烧成的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多事的杨二嫂“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乡间农家的晚饭时间，全家人为“七斤”被革命党剪掉了辫子而恐慌不已，“九斤老太”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③，中国的农民大部分不知道所谓的“革命”，他们只知道活着。革命前，华老栓为了治好儿子的肺痨，找刽子手康大叔买人血馒头，给华小栓吃，而这馒头上浸入的正是革命者夏瑜的鲜血。^④革命成功后，每到双十节警察便吩咐百姓“挂旗”，脏兮兮的旗子一连挂了好几天，并没有人关心和过问，“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⑤这就是当时中国下层

①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②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1—482页。

③ 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④ 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⑤ 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1页。